

## 市井故事

## “不顺”也是孝

王国梁

都说“百孝顺为先”，“顺”并不是要完全服从。如果无论什么事对父母都一味顺从，就是“愚孝”了。父母虽然阅历和经验丰富，但毕竟年龄大了，认识和理解有局限性，所以不可避免会出现一些错误想法和决定。这时候，我们做儿女的要使用一些“爱的技巧”，帮他们纠正错误。

上次我回老家，父亲跟我说，打算买邻村一个小姑娘推销的保健品。我听着很有些不屑，提醒他们别上当，母亲却在一旁帮腔：“这个保健品可好了，你爸血压高、血脂高，吃这种保健品很对症。你表舅买了，说吃了几天血压降下来了。”我心里暗想，这种骗术都曝光多少次了，还有人信。但我看得出来，父母都有点“走火入魔”了，认定这种所谓的保健品不错，而且一定要买。这时候如果我不顺着他们的意思，他们一定会不高兴。

我对父母说：“这种保健品我能买到，我给你们买好了。我认识个熟人，能便宜不少呢。”父母乐呵呵地答应了。过了两天，他们见我还没把保健品买回来，就去妹妹那里“告状”，说我舍不得给他们花钱。妹妹打电话告诉我了，真让我哭笑不得。其实，这两天我正忙着整理有关“保健品直销”的诈骗资料。电视上有案例，网上还有相关视频，还有一部电视剧的剧情涉及到这个问题。

我把这些东西整理好以后，让父母看。开始的时候，他们还与我争辩：“我们要买的不是这种保健品，不会上当的。”我耐心地跟他们解释了一番，让他们看完视频再说。几个视频看完后，父亲和母亲都不作声了。但看得出来，他

们还是有点不甘心。我又陪他们聊了很久，告诉他们有些人觉得老人的钱好骗，专门盯着老人，我身边就有老人上当受骗的事。通过聊天，我了解到，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不好，现在最忧心的是自己的身体状况。我告诉他们，要定期体检，身体有问题找医生治疗，没问题的话注意身体的保养，保持健康乐观的心态，别总是疑心身体出状况，更别轻信推销者的话，多检查身体做到心中有数就行了。

另外，我感觉得出来，父亲和母亲之所以迷信那种保健品，是因为那个小姑娘经常陪他们聊天，跟他们套近乎。父母年纪大了，很需要情感沟通，而我们做儿女的整天忙忙碌碌，忽略了与他们的沟通。我与妹妹商量好了，平时多回家看看，陪父母聊聊天，陪他们吃顿饭。

我的做法很有效果。我没有顺着父母的意思让他们买保健品，而是巧妙“不顺”，却是更有意义的孝顺。我违背了父母的意愿，否定了他们的想法和做法，却给了他们更好的爱。经过几次这样的事，父亲和母亲对我更信赖了。前不久，父亲说起存款的事。邻居王大爷嫌银行利息少，把银行的钱都取出来，存到村里的私人工厂里，结果一大笔养老钱再也取不出来了。我问父亲：“您当时看到那么高的利息，没有动心？”父亲嘿嘿一笑说：“确实动心了。不过这阵总听你给我讲这讲那，告诉我不能贪小便宜，我才没那样做。”我笑着竖起大拇指说：“厉害了，老爸！”

“不顺”也是孝，需要的是技巧，有技巧的爱是更高层次的爱。

## 成长的历程中，糗事一摞摞

何德田

前段时间，网络上流行《八十一难，七十二变》这首歌，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和曲调，反反复复地听过多次，被它的歌词深深地感动，它道出了经过生活磨难的一代人心中的苦辣辛酸。

人生就是一场修行，成长的征途漫长而艰辛，苦难与欢乐总是如影相随，在一次次碰撞与磕绊中变得坚强，在一次次失误与遇挫中变得睿智，没有人的一生是一帆风顺的，成长的历程中既有那历经八十一难的辛酸，也有让人可笑又可怜的糗事一摞摞。每一个懂事淡定的现在，都有一个很傻很天真的过去，每一个温暖而淡然的如今，都有一个悲伤而不安的曾经。

我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上学的，小学和初中的八年间，只记得在初中进行过一次体质检测。在这次检测中我才发现自己究竟有多傻，这使我不得不重新去认识自己。

在视力检测中，我第一次发现我的视力不正常。我在八岁的时候扎伤过右眼，但眼睛也只是流泪、畏光、酸疼了几天，父亲带我去乡卫生院看，医生给我配了些药，吃了药就不疼了。大人们忙着生产队挣工分养家糊口，此后再也没问过，我年少不懂事，从来也没闭眼试过。这次检测，用遮阳罩完全挡住左眼，我竟然发现右眼前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那年在医院看眼时，医生用手挡住我的左眼问我看见东西不，可他的手指是留有缝隙的，我并没有闭左眼，睁着眼从指缝将外边情况看得一清二楚，我如实告诉医生看得见。现在我才明白他当时的意图。八岁的我从没有测过，也没见过测试，不知道怎么做，医生没有说细节和目的。是我愚弄了自己，耽误了自己，我真是傻得很。此后，我的右眼便与光明再无缘分。

那时上学，住校生早晨六点起床，全校统一

六点二十上早操，走路的我必须五点半前起床，很快洗漱完毕去学校。当时家里没有钟表，只能凭借“听鸡叫，观天色”判断起床时间。上初二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月光一片明亮，迷糊中醒来，感觉天快亮了，我就急忙起床去上学。一路上没有一个同学，只有明亮的月光照着我的影子，寒风吹着路边的草木“刺啦”“刺啦”地乱响。庄外路旁不远处有一块坟地，庄子里过世的人都埋在那里，几只猫头鹰在坟地那边“咕——咕——”地叫着。自小听大人说过：猫头鹰叫唤是要死人的，而且庄里有个刚过世的人就埋在那片坟地，心里不由感到害怕，一阵寒冷让我打了个冷战，头皮发紧，头发都要竖起来了，胆子本来就小的我心里更加害怕。此地距家和学校都有一半的距离，孤身一人，我只好壮着胆向学校跑去，边跑边回头望，总感觉后边有啥东西跟着我。跑过街道时惊动了家人喂的一条大狗，它“汪汪”地叫着，拴狗的铁链挣得哗哗响。我知道这狗厉害，白天见人都狂叫猛扑，连大街上行走的大人都害怕，就加快速度跑向校门。那狗最终还是挣断链条狂叫着追了过来，我来不及多想，急忙攀上学校的铁栅门翻进了校园，狗被挡在了大门外不停地狂吠。终于安全了，我这才感到左手腕有点疼，一股黏糊糊的感觉，借着月光我看到手在流血，原来在翻越大门时由于心急，左手腕被铁栅门上锋利的矛头划破了一道长口子，赶紧掏出帕，凭借右手和嘴的配合勉强包扎起来。

校园里鸦雀无声，只有静静的月光流泻，教室没电，又冷又黑，我只好去班上的男生宿舍，挤在同桌的被窝里暖一阵身子。好久学校才敲了起床铃，天刚麻明，月光慢慢暗了下去。我估计出门时大约是凌晨三点。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怕狗、讨厌狗，现在也是。



齐艳芳 绘图

那时的我们思想还是很封建的，男同学和女同学一般不主动说话，也不一块玩耍，下课男生一堆，女生一伙，跑操站队时才站成男女二一三列。大家都很腼腆害羞，惧怕和异性同学说话。二人坐的长课桌，只要是异性同桌，桌面常被一根粉笔画出一道清晰的“三八线”，不准对方超越，一旦无理越界，便会被对方一肘相还，因此，以线为界，互不侵犯。小学和初中时，我的同桌就是女生，我们的桌子上就画过一条“三八线”，写作业不小心越了界，被强势的女同桌肘击过好几次。到初二和初三时这种不正常的现象才得以改变。

成长的路上，糗事一摞摞，或因幼稚、或因无知、或因无力，历经过往，一切皆成笑谈。

## 影像乌海

拂去历史的尘埃，翻开珍藏的城市相册，乌达矿务局、红楼、乌海火车站、一通厂、跃进火力发电厂、漠中泉啤酒厂……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记录着岁月，记录着往事，也承载着城市的生命脉动与发展变迁。

本报《影像乌海》栏目旨在通过新老照片的对比，讲述难以忘怀的乌海故事，感受近50年城市变化的沧海桑田。



“一通厂”大门。(朱睿提供)



“一通厂”厂区。(朱睿提供)



1994年，摩托车减震器订货会合影。(朱睿提供)



1987年，“一通厂”第二次党代会全体代表合影。(朱睿提供)



1988年，“一通厂”第四届职工代表大会合影。(朱睿提供)



生产“天马”牌缝纫机。(资料图)



生产摩托车减震器。(资料图)

## “一通厂”记忆

本报记者 赵荣

“一通厂”“二通厂”“木器厂”……这些曾经在乌海地区响当当的名字，都是“小三线”建设时期的产物。

“一通厂”即内蒙古第一通用机械厂，代号国营九六四厂，1965年4月兴建。为了抓紧时间，广大建设者边生产边建厂，仅用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就造出了第一批半自动步枪，结束了内蒙古不能造枪的历史。

该厂在军品生产期间，主要生产56式7.62毫米半自动步枪，并开展技术革新，完成较大技改项目220多项。其中，工业电视打靶和激光检验轻武器射击精度获得国家兵器技术成果二等奖。

1980年，根据中央对国民经济调整的部署，全国各地军工企业纷纷“军转民”。“一通厂”在民品开发中，先后生产了“金杯”牌气步枪、“双菱”牌猎枪、“双菱”牌体育训练用气手枪及“天马”牌缝纫机。

其中，“双菱”牌气手枪极负盛名。我国奥运史上第一枚金牌获得者许海峰曾使用过“双菱”牌气枪进行训练。1982年，在安徽省举办的第五届运动会上，许海峰就用“双菱”牌普通气手枪，击败手握德国生产的气手枪的省射击队员，传出了轰动一时的“土枪”打败“洋枪”的佳话。1984年，许海峰致信“一通厂”，信中对“双菱”牌气手枪帮助他提高训练成绩，射落第二十三届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首金的功劳十分赞赏。

而“天马”牌缝纫机更是许多乌海人难忘的回忆。曾在“一通厂”工作多年的王增明老人回忆，1982年，厂里计划试制“JA”型缝纫机，样式与天津生产的“牡丹”、上海生产的“飞人”一样。这种缝纫机虽然能吃厚（可缝布料厚度的指标），但样式不太美观，使用时声音也大。于是厂里决定改制“JB”型，外观与上海缝纫机三厂的“蜜蜂”牌类似，样式美观大方。

1982年春天，王增明一行人到达上海，费尽周折进入上海缝纫机三厂学习。当时生产线上都是流水线作业，每个岗位都特别忙，被分配到总装车间的王增明只能“偷师学艺”。为了节省时间，他不按工序学习，专挑难度大的工序来练，争分夺秒反复练习操作，学了一个星期就掌握了“挑线机构”。

1983年6月，经过内蒙古自治区质检部门和上海缝纫机三厂技术工人的鉴定后，“一通厂”自己生产的“天马”牌缝纫机定型量产，并开始向全国销售。

1985年1月，“一通厂”“二通厂”等地方军工企业划归乌海市管理，为扭转企业被动局面，市经委积极扶持企业开发新产品。厂里调研后决定为重庆嘉陵机器厂配套生产摩托车前减震器。1988年，生产前减震器121082支，完成工业产值1150.29万元，扭转了“一通厂”连续8年亏损的局面。

1993年，“一通厂”开发出12个品种的减震器，7个通过鉴定生产的前减震器商标定名为“九六四”牌。

1994年，“一通厂”完成厂址搬迁工作，下设12个车间，拥有各种设备1000余台，固定资产4500万元。其生产的JH70摩托车前减震器还荣获自治区优质产品奖，为重庆嘉陵机器厂配套外，还为洛阳北方易初摩托车有限公司、济南轻骑集团、天津本田摩托车有限公司等国家定点摩托车骨干厂家配套，产品同时销往国内各地摩托车配件经销单位。

回首峥嵘岁月，“一通厂”虽淡出人们的视线，但那段艰苦奋斗的历程和“三线精神”却永远留在人们心中，鼓舞着乌海人民接续奋斗，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新生活。